

第一辑

# 無軌列車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  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# 無軌列車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  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轨列车. 第1辑 / 扬之水等著. --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80678-792-2

I. 无… II. 扬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4032 号

### 无轨列车

扬之水等 / 著

责任编辑 / 陈琪 特邀编辑 / 陆灏

技术编辑 / 张伟群 丁多 装帧设计 / 周夏萍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/ 200001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40 × 965 1 / 16 印张 17 字数 220,000

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78-792-2 / I · 129

定价: 2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## 目次

I	《读书》十年·关于梵澄先生	扬之水
	——日记摘抄	
14	祖父叶玉麟散记	叶 扬
34	钵水斋主	郑 重
45	闲话绅士俱乐部	恺 蒂
70	一个人的城堡	黄昱宁
87	猫（村上春树密码）	李长声
92	正始中学始末记	陆澹安
III	润例、诊金之种种怪现状（安持杂忆）	陈巨来
119	张爱玲记错了	刘 铮
130	叹十声	迈 克
	——《色，戒》的电影和原著	
140	朗	毛 尖

154	邪教主还是孺子牛? .....	陆谷孙
157	男盗女娼, 各有其道 .....	林行止
168	祖母的祷告词 .....	林 达
	——一个乡村邻居的故事	
177	书的风景 .....	董 桥
194	书皮的故事 .....	傅月庵
201	那美好的小院子 .....	陈子善
	——从《甘雨胡同六号》签名本说起	
208	瓶中日月长 .....	小 白
229	那夏日的潮水 .....	李 黎
	——怀念前《夏潮》杂志总编辑苏庆黎	
236	台北故宫故事 .....	张惠菁
241	吃是一种记忆 .....	舒国治
248	红旗袍谋杀案 .....	裘小龙
	——爱情与死亡的解构	

# 《读书》十年·关于梵澄先生

——日记摘抄

## 扬之水

《读书》十年，梵澄先生是联系最多的一位作者，——不仅是文章，也是书的作者。初识是在二十年前，那一天的日记记得很详细。当时的日记好像是有闻必录，到《读书》的时间不长，似乎一切都觉得新鲜。这里记下了一位学问家中在生活中多与书和人相关的若干琐细微末，惟私下里的交谈往往很随便，对人和事的叙述与评判未必准确，也未必得当，这本是无须多说的。梵澄先生很有个性，但也有他独特的随和，温厚，以及幽默和风趣。我的拙笔一向不善于写人，这些未加修饰的“速记”或可略存其真，而一切追怀与感念也尽在此中了。

一九八七年

四月三十日 星期四

下午与周国平、杨丽华一同往访徐梵澄先生。

梵澄先生早年（一九二一年，二十岁的时候）自费留学德国，五年以后，战乱家毁，断了财源，只好归国。回到上海后，生活无着，乃卖文为生。在鲁迅、郑振铎的督促下，翻译了尼采的一些著作。抗战以后，又武汉、长沙、重庆、昆明，四处颠沛流离，直到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政府派到印度教学。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垮台，遂成海外游子，须自谋生路了。于是在一个法国女人开办的教育中心任职。这位法国人很看重他的才华，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作“高级雇工”使用的：不开工资，只包一切生活用度。他著了书，出版后，也不给分文稿费，甚至书也不给一本的。在这位法国女人晚年的时候（她活到九十多岁），支撑她教育事业的四个台柱子一年之内相继去世，学院一下子就衰败了。这样，梵澄先生才争得了归国的机会（此前两番皆未获准），于一九七八年返回阔别三十年的家园。先生一生未婚，目前已无多亲属，只是昆明有两侄辈，曾表示要来这里侍奉晚年。不料来了之后，不但不能帮忙，反添了数不清的麻烦，只好“恭请自便”：又回到昆明去了。

先生现住着一套三居室的房间，饮食起居皆由自己料理，倒也自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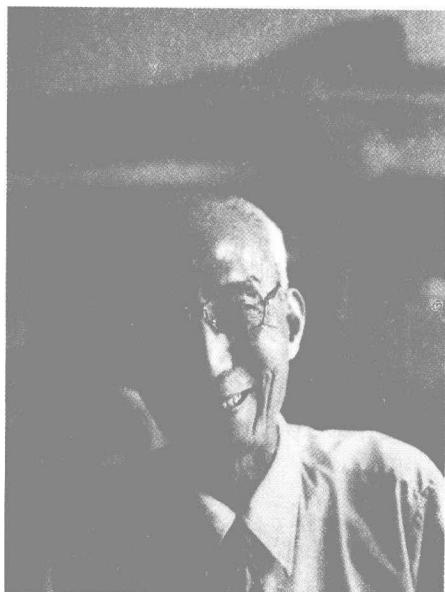
“印度好吗？”

“不好。在印度有一句话，说是印度只有三种人：圣人，小偷，骗子。”

真是高度的概括。与高深精密的宗教和哲学相比照的，就是世风的衰败么？

“我在印度丢了六块手表。丢了以后，就给法国老太太写个条子，再领一块。有一次她给了我一块很好的表，我连忙退回去了：这是很快就会丢的呀。”

不过回国以后的种种情形也很令他失望。除给个宗教所研究员的职称外，基本上就等于弃置不用了。几部书稿压在几家出版社，两三



徐梵澄先生

年以至三四年没有音讯。

请先生为我的《五十奥义书》和《神圣人生论》题了字，梵文、汉文各题一册：

圣则吾不能  
我学不倦  
而教不厌也

**五月十日 星期日**

接到梵澄先生复信，其中言道：

我是唯物史观的，也略略探究印度之所谓“精神道”，勘以印度社会情况，觉得寒心，几乎纯粹是其“精神道”所害的，那将



来的展望，科学地说，是灭亡。

来信说《五十奥义书》中有不解处，我相信其文字是明白的。这不是一览无余的书，遇不解处，毋妨存疑，待自己的心思更虚更静，知觉性潜滋暗长（脑中灰色质上增多了施纹或生长了新细胞），理解力增强了，再看，又恍然明白，没有什么疑难了。古人说“静则生明”——“明”是生长着的。及至没有什么疑难之后，便可离弃此书，处在高境而往下看这些道理，那时提起放下，皆无不可。这于《奥义书》如此，于《人生论》亦然。

书，无论是什么宝典，也究竟是外物。

通常介绍某种学术，必大事张扬一番，我从来不如此作。这属于“内学”，最宜默默无闻，让人自求自证。否则变怪百出，贻误不浅。

## 六月十九日 星期五

上午九点半钟，中央电视台胡铮、陈梁等四人坐车来接。

继往北大接金克木先生，然后同往香山饭店，拍片（按：片名为《同一屋檐下》，以下所记拍片情景略去）。

前几日曾致函（写满三页纸）金先生，约请他评《五十奥义书》，他说已复信婉辞，但至今信未收到。今日见面，复又提起。

因说起梵澄先生，金先生原是认得的。

他说，梵澄是一九四四年去的印度（此前蒋介石到印度访问，欲与之修好，答允派两位教授去讲学），同行者为常任侠，但二人下飞机后便反目了。常是左倾的，徐无党无派，但决不左向，于是各奔前程。

……

以后就到了阿罗频多·高士的修道院。阿便是《神圣人生论》的作者。他是哲学家，也是社会活动家，搞暗杀和恐怖活动，后受到英统

治者的追捕，乃逃到南印度的一处法属地，得到一位有钱的法国女人的资助，办起一座修道院，他就做了教主，著书立说。后“修炼得道”，便不再开言，只是撰述。一年与弟子们见一面，也是不说话的。

他在印度的地位是极高的，被称为“圣人”，卒于一九五〇年。他到晚年，差不多就是个神经病了。

徐翻译了他的书。

徐要求回国的事，冯至和我说起过。他提的条件就是要在国内出书。

经研究后，同意接受。如果大陆不接受，他会去台湾的（今按：后来我曾就此事问于梵澄先生，先生另又说，见后面的日记）。

聊了半天的结果，是金先生同意写一篇谈《五十奥义书》的文章，但不想写长。

我说：短文，最好。

## 六月二十日 星期六

接到金先生六月十五日发出的信，其中言道：

复札手悉。囑写书评，但《奥义书》聚讼纷纭，实难置喙。译者徐，评者巫，皆在印时素识，更不便说话。

至于唯心唯物等等，由四十至五十年代两大阵营说而起。今国际“阵营”已不讲，哲学“阵营”只中国还在坚持。当四十至五十年代之间，东德有位旧学者力求从印度古籍中寻找唯物论，于是有种种解说，中国受其影响，不少人依之立论。如同对“老子”，有位学者先定为唯心，又改定为唯物，现在不知又怎么讲，我见到也不妨问他。《奥义书》类似中国的子书，《诸子集成》，直到后代仍有作者，本是通名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有位学

者以康德之学加以解说，后又联上黑格尔，印度学者大为欢庆，也随之联系。这和今日中国尊孔实无二致。他们所□书只指几部，徐译有五十，多去有一百零八，甚至有二百多记，不是一时一地一体系。现代所讲不过都是古为今用，一涉及此点，岂能说话？故我实不欲说，非仅不敢说也。而且书已多年不读，徐译稿，编者曾来问我，我只囑勿改勿批，不作引言。出版后徐又赠我一册，我也未看。现在精力日衰，不能再去钻研，故亦不能说话。以上啰唆无非是向你告罪，区区苦衷，尚请鉴谅。……

###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

接金克木先生电话，云评《奥义书》之稿已写就，嘱我往取。遂往北大。

老先生真健谈，一聊又是三个多小时。

回顾这篇文章的整个组稿过程，是极有意思的。长达数小时的两处长谈及书信往还，早已超过这四千多字的篇幅。

如此，乃豁然得解：奥义书者，本无奥义也，最神圣的信仰，原缘自最世俗的念欲。再深奥的哲学，蕴含的也是生命之精义，这是一种高级哲学和原始信仰的特殊共存。

文章浅白平朴，而其中“意思”殊多也。梵澄先生曾云：愿读者自做解人，金文同有此意在焉。因之对若个“奥义”，不过点到而已，正是好处。

金先生戏称：“此稿是在你的‘亲切关怀’下写成的。”

### 十月十三日 星期二

下午与周国平一起往访梵澄先生。

先生今日情绪极佳。首先谈到我写给他的信，认为还有一定的古

文修养，但文尚有“滞障”，而文字达到极致的时候，是连气势也不当有的。我想，这“滞障”大约就是斧凿痕，是可见的修饰，而到炉火纯青之时，应是一切“有意”皆化为“无意”，浑融无间，淡而致于“味”。

又打开柜子，找出十几年前发表在新加坡的几组文章：《希腊古典重温》、《澄庐文议》、《谈书》，并告诉我说，昔年他在印度阿罗频多学院时，由于那位主持人（法国老太太）的故去而使他的生活难以为继，因而卖文为生，虽所得无多，但不失为小补。如我对这些旧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拿去发表，但要请人抄过之后，再拿去给他看一下。

又翻出《鲁迅研究》，让我们看发表在上面的《星花旧影》，是谈他和鲁迅的交往，并录有若干首他写给鲁迅的诗。当年墨迹的复印件也让我们看了。文字纯静而有味，诗有魏晋之风，书似见唐人写经之气韵。

先是，沏上酽酽的红茶一杯，继而又拿出月饼，一人一枚，分放三小碟，一剖四牙儿。先生和周君都吃了，我没吃。走时却将之装入塑料袋，硬要我带走，说：切开了，不好放，我一个人如何吃得完？

#### 十月十五日 星期四

将《希腊古典重温》整理剪贴，并为之誊抄。

#### 十月十八日 星期日

上午访梵澄先生，将誊抄过的部分稿子请他过目，并送去信笺、墨汁。

问起他近日的作为，言道：正在为欧阳竟无编一选本。案头所置，正是四厚册《欧阳竟无集》，乃台湾版，大陆未见。又问欲交付何家，云：金陵刻书处。遂曰：何不与三联？笑答：也是可以的啊。不过，稿

子需要一一抄定。我表示愿意承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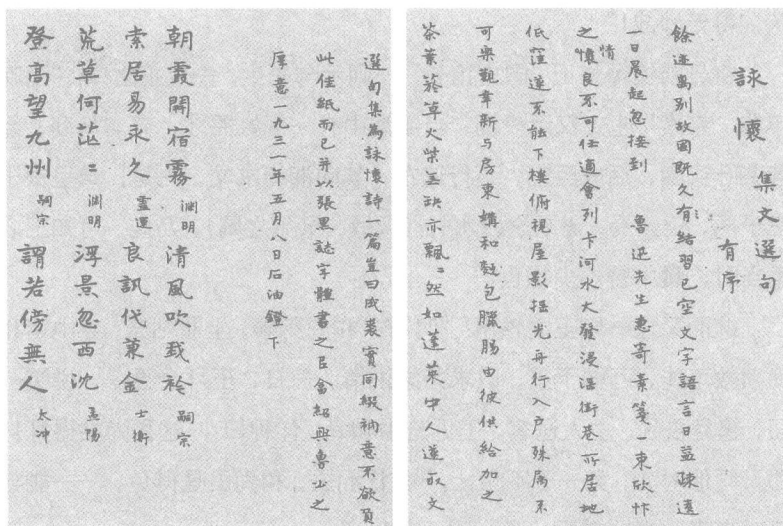
梵澄先生对渐师很是心折，再三称誉其文章之美，当下让我与他并坐案前，为读其记散原一文。果然文气浩博，凡顿挫处皆有千钧之力，而叙事又多欣戚之感。

### 十一月二日 星期一

如约往梵澄先生家取稿。今日又逢他兴致很高，聊了一个多小时，并出示他几十年来所作旧体诗，请我为之联系出版。惶急不及细读，蓦见一首《王湘绮齐河夜雪》，遂拈出，当场录下，诗云：此夜齐河雪，遥程指上京。寒冰子期笛，落月亚夫营。战伐湘军业，文章鲁史晟。抽簪思二傅，投耒怅阿衡。危国刑多滥，中期柄暗争。所归同白首，何处濯尘缨。返旆还初服，传经事偶耕。金尊浮绿蚁，弦柱语新莺。兰蕙陶春渚，桑榆系晚晴。知几无悔吝，吾道与云平。诗后补注曰：湘绮楼有《思归引》自言其事，苍凉感喟之意皆为其格调所掩，未尽写出，概可于他篇见之。兹则直抒其意，语有当时人所未敢言者，于此又见古人之弥不可及也。——“所归”二句皆用古语而稍变，《引》中亦尝说及石崇事，此又白居易咏甘露之变者也。

因与道及王湘绮撰写《湘军志》一事。先生说，他当年亦尝与鲁迅先生论及此。周问，徐答：《湘军志》用的是《史记》笔法，但太史公虽叙事亲切，每似己之身历其境，却始终保持冷静，湘绮则徒有其一，而无其二。鲁迅先生深然此言。但后来先生得知，鲁迅是赞赏司马氏之冷静的。

由此又把话题转向谈史，谈黄石老人与张子房，谈鸿门宴，谈杨贵妃。先生颇有与众不同之见。遂曰：何不撰几则“读史札记”？《读书》最喜此类文章。先生似有意为之。



徐梵澄先生墨迹

## 十一月七日 星期六

上午如约访梵澄先生。——前番交下一册手稿《天竺字原》，嘱我抄录其序，以收入“杂著”。临别问及下次晤面时间，乃答：“星期六。”已而又笑曰：“我，黄石公也。”盖因当日曾论及黄石公与留侯桥下之约。然既如此言，我岂非成了张良？不敢也。

先生将目录审定一回，以为尚嫌单薄，便又寻出一册在印度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出版的《行云使者》，嘱我誉录其序及跋，亦一并收入书中，并应我之请，言当为全书作一序。又将此编初步定名为“异学杂著”。

谈及散原诗，言至今记得一好句：“落手江山打桨前。”“初读之时，以为‘落手江山’，寻常句也，未尽得其妙，而于心中徘徊久不去。约有半年时光，忽而悟得，此乃江中击水，见江山倒影而得句。细玩其

意，得无妙哉！”

将日前检得朱记“国史馆长”一则示与先生，先生正之曰：“王晚年非‘寒素’也。仅示一例。当年湘中有一朱姓秀才，弃文从商，经营茶叶买卖，后成巨富，茶行遍布。其向湘绮求文，先是，奉呈银子三千两，王弗受。遂易之以水礼（绸缎、果品之属），乃应。可知王名重当时，囊中曾不少物也。”

继而又述一则王之轶事：“时有一和尚犯事，坐罪站笼。寺中诸和尚欲救不能，乃贿于王，以求为之说情。一日，王拜会县令，说笑一回，起身告辞。主人送客，王见笼中和尚，佯称曰：‘这和尚站得好！那日同他对弈，竟一子不相让。’言讫而去。和尚由是得免。——能与王对弈者，岂非友乎，县令固不愚也。”

忆及著述之甘苦，乃云：五十年代译《五十奥义书》，时在南印度，白昼伏案，骄阳满室，寓居之墙又为红色，热更倍之，每抬臂，则见玻璃板上一片汗渍，直是头昏昏然也。然逢至太阳落山，暑热渐退，冲凉之后，精神稍爽，回看一日苦斗之结果，又不禁欣欣然也。

人入暮年，可有孤独感？答曰：余可为之事，固多也。手绘丹青，操刀刻石，向之所好；有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；看书，读报，皆为日课；晚来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，诵之，批之，殊为乐事，孤独与余，未之有也。

## 十一月十日 星期二

接陈平原电话，云《散原精舍诗集》已借到，遂往北大。

书取到，径送往梵澄先生家，时已将及六点。先生一再留饭，说：我这里有三个馒头，我只吃一个，你吃两个。乃婉谢。于是为我沏上一杯咖啡，并一定要我喝下去。

取出一册《玄理参同》，嘱我将其序言誊抄，一并收入《异学杂著》。

###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

如约往梵澄先生家取《异学杂著》序。又交我一部手稿，是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的主持人，那位法国老太太的著述，名为《周天集》，一段一段，类似“道德箴言”。他说，联系了几处（包括香港、新加坡），都碰了钉子，嘱我再为之找一出路。

告别之时，硬塞我两个橘子。先是不受，后先生说，这是对朋友所表示的好感，便觉再推似有不敬，遂收下。

往编辑部，发稿。

中午到的丽吃饭，老沈又参加了。饭桌上说起梵澄先生所托的那部书稿，老沈表示很有兴趣。

###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

上午往梵澄先生处取《散原精舍诗集》。借书本是为请他写书评的，但今日却言不愿为之，原因是恐牵涉诸多人事，乃欲令我代笔，而不署先生之名。恐无力荷此任。

又示我一副对子：人寿丹砂井，春深绛帐纱。云此联乃廖季平所为，但先生不满于下联，因欲改写，然后书于壁，并让我也试为之对。我何尝有此急智，再三言之：不能。先生曰：不急，不急，待对出，信告可也。

辞别而归。未及进家，脑子里蓦然跳出一句：神通梵铃中。情知未称的对，也只得以此交卷了。

###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

雨化为雪，天寒甚。

为梵澄先生送去《周天集》稿，请他为之序。雪犹未止，路滑难



行，骑车至团结湖，已觉双腿发颤。

先生稍肯日前之对。示我一纸当日所书梵文墨迹，云：此曰梵寐文。以此易下联之后三字，当为佳对也。

谈及八指头陀，犹记其若干好句，如“袖底白生知海色，眉端青压是天痕”。此登高之作也。又曰：陈石遗尝有诗：山鬼夜听诗，昏灯生绿影。八指头陀乃云：后句不妥，当易为“宽窗微有影”。

又示我学诗之途：先由汉魏六朝学起，而初唐，而盛、中、晚唐。追摹杜工部、玉溪生可矣。我说，学诗乃青年人事，如今已过此界，何以为之。先生曰：不然。知高适否，四十岁以后方学诗，岂非卓然大家。

又说：我向不以灵感为然，学识方为第一，所谓厚积薄发是也。即如八指头陀，大字不识一个，不过以“洞庭波涌一僧来”一句成名，后之为诗，则多为一班名士所助。

## 十二月一日 星期二

往梵澄先生处取《周天集》序。

他说，一年将尽，遗憾的是没有得机会去四处走走，只是因公去了一趟扶风的法门寺。明年要制定一个旅游计划了。不过今年的确做了很多事情，看校样，编书，还看博士论文。于是又说起，去一次千面胡同，乘出租汽车，要耗资三十四元，而细心审阅一篇博士论文，才得二十元。先生是以国内之收入，来行国外之生活方式，如何能持平。出门坐小车，当然不是一介寒儒所能享受的。

将《周天集》选题报上。

##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

上午访梵澄先生。

先生正在临泰山金刚经，因让我当场临写几字，顺势告以执笔之